雍錄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雍錄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郡縣

新豐（昭應臨潼）

驪山在周為驪戎國，即藍田山也。晉獻公伐戎得驪姬，入秦為驪邑，至漢為新豐。豐者，高帝所生之邑也。太上皇思豐欲東歸，高帝放寫豐邑，創為此縣以樂之。其榆里社街衢棟宇一如其舊。仍徙豐人以實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既至，各知屋室所奠。雖雞犬混放，亦識其家焉。為其自故豐而徙此，故名新豐也（唐為慶山，又為昭應，本朝為臨潼）。唐新豐縣在府東五十里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，路必由此。故項羽東入，其軍即駐鴻門也。鴻門在縣東十九里，而漢新豐城在縣東十八里也。漢文帝指新豐示慎夫人而曰：此走邯鄲路也。言東出而向邯鄲，此其趨東之始也。

蓮勺

《宣帝紀》：帝數上下諸陵，常困於蓮勺。如淳曰：為人所困辱也。蓮勺縣有鹽池，縱廣十餘里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勺（音輦灼）。師古曰：如說是也。鹵者，咸地也。今在櫟陽縣東，其鄉人謂為鹵鹽池也。按此所言，則漢蓮勺縣者，唐之下邽縣也。《元和志》

曰：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。張禹本河內人，徙家蓮勺。《長安志》曰：當在下邽，不當在蒲城也。

地名

豳

邠州三水縣有古豳城，不窋之孫公劉自慶州南入而邑於此篤。《公劉》之詩曰：於豳斯館。又曰：豳居允荒。是皆公劉創邑之文也。《史記》謂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。此誤也。遷紀公劉渡渭，鬍觿以建其邑，即本詩之涉渭而取厲鍛者矣。則豳之荒始已屬公劉之世，何待其子慶節乃始建立也耶？《元和志》既指邠州為公劉所居，又指寧州為公劉之邑，則是本祖《史記》而不嚐參省詩語也。邠州北境即寧之南境，本同一州，固可通言。若質以唐制，則邠邑在邠州新平縣，非慶州也。邠在隋為豳州，至開元例改古文，以豳邠字同，詔古豳字直書為邠，即漢扶風之漆縣也。

洽陽莘

《詩，大明》曰：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。在洽之陽，在渭之埃。文定厥祥，親迎於渭。造舟為梁，不顯其光。又曰：纘女於莘，長子維行。《漢志》：郃陽，應劭曰：在郃水之陽。師古曰：合音合，即大雅「在洽之陽」也。《元和志》曰：同州夏陽縣南有莘城，即古莘國。文王妃太姒即此國之女也。合陽亦同州屬縣也。縣在合水之陽，合水則《水經》之所謂澽水者也。別為一派，東流注河，不入於渭。

畢陌

《孟子》曰：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。岐周既為一地，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，亦當同在一地矣。《書》曰：周公薨，成王葬於畢。則單言葬畢，不雲畢郢也。畢之為地，或云在渭之北，或云在渭之南。其主渭北者，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。而師古釋之曰：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。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。故《元和志》曰：咸陽縣治畢原也。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。至其命為渭南者，《皇覽》曰：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。又曰：秦武王塚在安陵縣西北，畢陌中大塚是也。人以為周文王塚者，非也。周文塚在杜中。案杜中即杜縣之中也。杜縣在鎬之東，於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。此說而果不謬，則畢陌又在渭南也。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，長安有畢陌，咸陽又有畢原，

則原之為地，亙渭南北有之。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，因畢名兩出，而亦兩傳也。此其誤之所起也。若以人情言之，文都豐，武都鎬，豐、鎬與杜相屬。則《皇覽》謂文王葬於渭南者，其理順也。文王既葬渭南，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。《劉向傳》臣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：畢西於豐三十里，則地為渭南甚明。安陵有大塚，《皇覽》明指其為秦文王墓（安陵在咸陽），則渭北之「文」塚其不為「周文」而為「秦文」亦可據矣。又唐令狐亙疏曰：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。則武王所葬確在畢陌又可據矣。若夫郢之一地，尤難究的。安陵有程地者，伯休父於此得姓焉。或以《孟子》之畢郢為安陵之畢程，故人多信之。然其理不然也。河南亦有上程聚，蓋伯休父族世之在安陵者，隨平王遷洛而聚居此地也。則程自為程，元不為郢。安得謂畢為程耶？設使程可名郢，郢在渭北，不與渭南鎬聚相屬，自無由兼稱畢郢也。至於畢原也者，語出左氏，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。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為四侯者也。畢之與原既非一國，則畢原之語，必因其地有原名畢，故名之以為畢原。而夫原、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。通《元和》一誌，皆李吉甫為之。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，一雲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，一雲在咸陽縣北十三里，則是自相殊異，可以見其不的矣。予故知其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。

焦獲

六月之《詩》曰：嚴狁匪茹，整居焦獲。侵鎬及方，至於涇陽。孔疏曰：涇陽，涇水之北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焦獲澤在涇陽縣北，亦名瓠，同讀也。《爾雅》十藪：周有焦獲。郭璞曰：今扶風縣瓠口也。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是也（涇陽即池陽也）。池陽南至豐鎬僅六七十里，而嚴狁居焉安整無畏，則其侵入已深而驕肆已甚矣！且又旁侵鎬方以及涇陽，則雖六月而遂北伐，何可緩也？此之為鎬，別是一地，非鎬京之鎬。詩之下文謂吉父來歸自鎬，而曰：我行永久，此則外次於鎬而方得來歸之辭也。若元在鎬京，則固不得謂「我行永久」矣。況夫鎬也方也，正為京邑，亦不容玁狁侵及乎此也。

穀口

在雲陽縣西四十里，鄭樸字子真隱於此。楊子曰：穀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，而名震於京師。即鄭白渠出山之處。

杜郵

在咸陽縣東二十里，即秦之杜郵。白起賜死於此。==霸水雜名一滋滬　霸城　芷陽　霸

上　霸頭　霸西　霸北　霸陵==

霸水出商州上洛縣西北，行至藍田縣境始出穀。穀即驪山之口，亦名藍田山也。本名滋水，秦穆公改名為霸，以章己之伯功。水至萬年縣東二十里（或云二十五里，或云三十里，或云在東南。皆是也此水源長，占方面多也）。滻水始自左方來（順水北向而命其方），是為合霸之地也。《水經》曰：新豐縣西五十里為霸城，城西十里為霸水，水西二十里為長安城，其地理甚明也。係地說事者止雲霸水，不復及滻，蓋霸已包滻故也。此地最為長安衝要，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嶢、潼兩關者，路必由之。其係事多，故名稱尤雜。予於是率其最而言之。凡霸城、芷陽、霸上、霸頭、霸西、霸北、霸陵縣．相去皆不逾三二十里，地皆在白鹿原上。以其霸水自原而來，故皆係霸為名也。別而言之，則霸上雲者，為其正岸霸水也。故既名霸上，亦名霸頭也（《漢書》顏注雲）。霸城也者，秦穆公之所嘗城，雙名芷陽也。《郡國志》曰：秦襄王葬芷陽。予求之《史記，秦紀》，則惠文公四十一年固嘗即之以葬悼太子矣，明年又葬宣太后矣，而莊、襄二王，古皆不記葬處，故疑襄王不葬此地也。以其悼、宣兩墓在焉。而漢世文帝霸陵又適在此，故世人誤取文帝之陵以名秦之霸城也。秦時未名此地為陵也。高帝入關之初，駐軍於此，史書其地止名霸上，不名霸陵則可驗矣。

霸水雜名二曉關　薄山　軹道　戲水　鴻門　霸門

高帝入關之路，自南陽（鄧州），入武關（商州）而叩嶢關、逾薄山，則藍田縣正為來路。已而自南徂北，至霸上立屯，故其屯在長安正東也。秦王子嬰出降軹道者，在長安城東十三里也。高帝軍至霸上，則遂度霸水西向以趨咸陽。子嬰自咸陽迎降，是從中渭橋度渭至長安東北而遇漢軍，故軹道為降漢之地也。子嬰已降，高帝西入咸陽，欲遂止居之，因樊噲諫，乃始還軍霸上而閉關以絕山東入雍之路。項羽在河北聞之，遂以黥布輩東上，破關而入，屯軍於戲。則自正東而來也（戲水在新豐縣東二十五里）。羽之既至戲水也，欲攻高帝，項伯夜馳以告，仍以夜馳以去。高帝詰朝自往會羽，則羽時已逾戲而在鴻門矣！鴻門也者，驪山之北十里而新豐之東十九里也。地有阪，橫亙大道而中鑿隧路以為門徑，故曰鴻門也。其跡尚在，不知何世立此關隘也。郭緣生從劉裕入長安，記其所聞名《述征記》。緣生或云延生，其語轉耳，實一人也。緣生道聽途說，不及詳審，乃曰高帝自霸門而至鴻門。夫霸門者，長安城東面三門，從南來第一門也，即邵平種瓜之青門也（《黃圖》）。若自霸門至鴻門，則項伯夜往夜來當為百里而遙，無是理也。此之霸門也者，當為霸城縣門也。霸城縣文帝以後始名霸陵縣，距新豐五十里。新豐東距鴻門十九里。故項伯往返得在一夕之內也。《水經》詳辨郭生傳聞之誤以此也。

霸水雜名三（白鹿原臨廁南陵）

霸水行乎白鹿原上。其地高，可以遠眺。故高帝資其形勢而置軍此地。至於文帝，則生既樂之，沒亦葬焉。皆一地也。文帝嘗臨廁而有感於北山之石、邯鄲之路者，面北以言也。廁之為義，韋昭曰：夾二水而臨其岸也（二水：霸水、長水也。時滻水已入霸久矣）。慎夫人家邯鄲。邯鄲，河北也。出關而趨河北，必自新豐。故文帝指之以示夫人而曰：「此走邯鄲道也。」北山者，渭北之山如九峻之類皆是也。故此所言，皆從霸上北望而言也。文帝又嘗欲馳車下霸西峻阪，因袁盎致諫而止。此之峻阪，即白鹿原之西坡也。文帝意樂其地，遂即霸上立陵以為霸陵也。陵後又置縣，是為霸陵縣也。秦之霸城固亦隸漢之霸陵縣境，而漢陵在縣東南十里，不與霸上、芷陽同為一地也。薄後不祔高陵而葬於文陵東南二十里，亦仍霸陵之名，故又加南以別之，是為南霸陵也。

霸水雜名四（白鹿原）

白鹿原者，自南山分枝而下，行乎藍田縣以及漢城之東。《長安志》曰：原接南山，西北入萬年縣界，抵滻水。其東西可十五里，南北可二十里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霸水在萬年縣東二十一里，自藍田縣來，合滻北入渭。又曰：文帝霸陵、薄太后陵皆在白鹿原上。予合此數說而求之，則白鹿原者，南山之麓，坡陁為原，自藍田縣東而北入萬年縣者也。滻水源低，故行乎此原西北隅之外。霸水所從來者高，故能中原為道而行乎原上也。文帝之與薄後二陵皆在原上。周宣時嘗有白鹿焉，故原以為名也（或曰平王）。霸上、霸城之類，皆在北原之上（詳見霸水雜名下），文帝臨廁則在霸、長兩水之間，故曰臨廁也。此白鹿原川途麵勢之詳也。呂後祓（案祓，原本及四庫本皆作祓，今據關中叢書本改霸上，為蒼犬所擷，即東都門外霸水之上矣。）《黃圖》曰：在長安也。霸水有橋，至王莽時災，莽文之曰：天以絕滅，霸駁之橋。《黃圖》謂跨水為橋也。《長安志》曰橋隋開皇三年造，至唐遂為南北兩橋。蓋隋唐因舊而增益之耳非創也。唐人語曰：詩思在霸橋風雪中，蓋出都而野，此其始也。故取以言詩也。霸有亭，亭有尉。李廣為亭尉，所啁，正在此。廣時屏居藍田南山下，此亭即其獵而旋歸之路也。

軹道

軹道，亭名也。即秦王子嬰降沛公處。在漢長安城東十三里東都門外也。長安東面三門，此為北來第一門也。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申此門。故西都之地而有門標以東都也。猶汴京東門名曹門，而臨安餘杭門外有湖州市也。《漢書》曰：有白蛾飛自東都門，經軹道入

內苑。則東都門名前漢已有之矣。東都雲者，其殆仍周也耶？

少陵原

在長安縣南四十里。漢宣帝陵在杜陵縣，許後葬杜陵南園（《許後傳》）。師古曰：即今謂小陵者也。去杜陵十八里。它書皆作少陵。杜甫家焉，故自稱杜陵老，亦曰少陵也。

渭城

漢世，凡東出函、潼，必自霸陵始，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為別也。李白詞曰：「年年柳色，霸陵傷別」也。王維之詩曰：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蓋援霸橋折柳事而致之渭城也。渭城者，咸陽縣之東境也。唐世多事西域，故行役之極乎西境者，以出陽關為言也。既渡渭以及渭城，則夫西北向而趣玉門、陽關者，皆由此始。故維詩隨地紀別而曰渭城、陽關，其實用霸橋折柳故事也。

蝦蟆陵

在萬年縣南六里。韋述《西京記》云：本董仲舒墓。李肇《國史補》曰：武帝幸宜春苑（唐芙蓉園），每至此下馬，謂之下馬陵。歲遠訛為蝦蟆陵也。

平舒

平舒道中是山鬼預言祖龍死處，地蓋在華陰縣也。其言遺滈池君者，指上林周武故都言之也。《十道志》誤認其語，遂著漓池於華陰，則失之矣。凡地名訛誤所起者皆類此也。

上雍

司馬遷與任安書曰：仆迫季冬從上上雍。雍，鳳翔府天興縣也。在漢為右扶風雍縣也。其曰上者，自下升高之辭也。四面高曰雍，又四望不見四方，是之謂雍。故漢事凡及幸雍，悉雲上雍也。漢初未有南北郊，惟雍縣有四時。高帝又立北時（詳見「後五時」）。故文帝十五年四月幸雍，始郊見五帝。景、武、宣、元皆循之。又會秦之離宮多在雍、戶之間，故諸帝亦時時往幸也。成帝建始中罷雍五時，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。則前乎此者，皆以雍時為郊丘也。則宜人主上雍者數也。

秦漢五畤

西畤

秦襄公始為諸侯，居西，自以為主少昊之神，作西時，祠白帝。時者，峙土為高也，即壇也。

鄜畤

自襄公以後十四年，文公東獵汧渭之間，卜居而吉。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，其口止於鄜衍（山阪為衍），作鄜峙。唐鄜州，義取諸此，而鄜州之地不在此也。

上畤下畤

文公後二百五十年，靈公於吳陽作上峙以祭黃帝，作下時以祭炎帝。

北畤

北時，漢高帝所立。帝入關，問秦故時上帝祀何帝也？對曰：「四帝。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帝之祠。」帝曰：「吾聞天有五帝，今四何也？」已而曰：「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」乃立黑帝祠，名曰北帝。

右五畤秦四漢一

漢世文景而下，凡帝紀書幸雍祠五時者，皆此之五時也。

別有四時不在五時之數

武畤好畤

武時、好時在雍縣旁之吳陽。此二時者，不知何世所造。參求其地，即靈公所立上時、下時正在吳陽也。靈公既立上、下兩時，昔之武時、好時不在五時之數矣。

畦畤

獻公作，祠白帝，言其時如畦畛也。

密畤

宣公作，在渭南，祭青帝。不在雍也。

泰畤

武紀元鼎五年幸雍祠五峙，遂逾隴登崆峒而還。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立泰時於甘泉，天子親郊見之。此之泰時即《郊祀志》所謂一壇三垓，而五帝壇各以其方環居其下者也。亦康衡所謂「紫壇八觚，五帝壇周環其下」者也。案《志》武帝初立此壇以祠泰一，其時未名泰時也。既祠，晝夜皆有神光。遂采用太史談之說，就立此壇，以為泰時，非更築也。自有此之泰時以後，雍之五時仍前間祀不廢。然而五時非泰時之比矣。五時則每時各祠一帝，泰時則立三垓以臨五帝。其大校芻侔矣。故自宣、元之世，有事泰時尤勤也。大駕八十一乘，公卿奉引，惟甘泉泰時用之。他雖大祠，如雍地五時特用法駕耳，則又可以因禮物大小而別其祠之大小矣。五時各置一尉（《百官表》），使專其事。每時皆置嚢官宰、祝、令、丞，則敬之之甚矣。凡其為此者，自成帝以前，長安都城內外未有南北郊，則此之為時，即古園丘也。及成帝用康衡說，謂五時不在帝都，義不應古，遂盡罷廢之，而祀天地於南郊。凡五時、泰時、汾陰后土祠，自此皆廢。尋又變議，或復或廢，互相詆斥。然予以為康衡之說是也。曰：文武郊於豐，成五郊於雒邑，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也。孝武居甘泉，故即之以祭。今常幸長安郊，乃反北之大陰（甘泉在長安北），與古不應，宜徙居長安。此其說合古而協理，可尚也。

說（棘門細柳霸上）

漢文《紀》六年，匈奴入上郡、雲中。以中大夫令免屯飛狐（在代郡），蘇意屯句注（在雁門），張武屯北地（原州蕭關為北地要處），周亞夫次細柳，劉禮次霸上，徐厲次棘門以備胡。蓋飛狐、句注、北地之三將軍，禦胡者也，故軍於三邊。細柳、棘門、霸上三將軍，備胡者也，故環列都城之三面也。細柳，倉名也。在長安之西，渭水之北，亞夫軍於此倉也。《黃圖》、《十道志》所載皆同。《水經》曰：棘門在渭北秦闕門也。

霸上即霸水之上也。以方向求之，近城，三將軍屯次其於備胡之路，皆有方面可言也。棘門在渭水之北，其路可以東北向而趨郵坊，郵坊又北則古雲中地，與之隔河相當也。細柳在咸陽之西，其路可以西北向而趨涇原。涇原西北即靈夏朔方矣。若夫霸上也者，東距潼關，北望蒲關，又皆代郡、太原虜可犯雍之路也。其曰次者，初行頓舍之名。若寇來稍迫，則遂進前，不容長屯此地也。故予得以知三將軍之為備外，而霸上、棘門、細柳之為備內也。《元和志》嘗采諸家說細柳者而折衷其宿矣，曰：萬年縣東北三十里有細柳營，相傳云亞夫屯軍處。今案亞夫屯在咸陽西南二十里。又曰：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，非亞夫營也。又曰：細柳倉在咸陽縣西南十五里，漢舊倉也，周亞夫次細柳，即此是也。張揖云：在昆明池南。恐為疏遠也。凡《志》之此語，正與《十道志》合，的可據矣，而理又可推也。昆明池之有細柳原也，名雖與亞夫營同，然而昆明在長安都城之西，渭水之南，自古以供遊燕，未過便橋也。此時方出師備胡，無由次於渭南非要之地也。若夫棘門也者，《十道志》以為在青綺門外，則明誤矣。青門者，長安城之東門從南數來第一門也。劉禮既屯霸上，則城之東面已有禮矣，不應徐厲又次東面也。《黃圖》曰：棘門在橫門外（橫音光）。橫門者，長安城北門，渭水之南也。夫既使之備胡，亦不應不渡渭水而並城立屯也。故《長安志》曰：棘門在咸陽縣東北十八里，本秦之闕門，其說是也。況班固所記在《匈奴傳》者，則尤詳矣。曰：置三將軍，軍長安西細柳、渭北棘門，霸上，此其立文。蓋三將軍軍長安之西者，其地實為細柳，而其軍於渭北者，是為棘門也。細柳、棘門著地而霸上不地者，霸上據要而名顯，不必察察言也。顏師古於此亦自誤讀，遂以軍長安細柳渭北為句，故並其地而迷其方也。此一役也，文帝屈己以信亞夫，萬世高之。故予詳求其宿，使有考也。

單于朝渭上圖說

《漢紀》曰：甘露三年正月，行幸甘泉，祠泰時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柵來朝，有司道單于先行，就邸於長安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，登長平阪，詔單于毋謁。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，夾道陳。上登渭橋，咸稱萬歲。單于就邸，置酒建章宮，饗賜單于。二月罷歸，居於漠南光祿城。郅支單于由此遠遁。《匈奴傳》曰：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，願朝。三年正月，至是，朝甘泉宮，賜禮畢，使使者道單于先行，宿長平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。上登長乎，詔單于毋謁。其群臣及諸蠻夷咸迎於渭橋下，夾道陳，上登渭橋，稱萬歲。右以「紀」「傳」參而求之，則宣帝因幸甘泉祠泰時，而呼韓邪單于以此年正月入五原塞，朝甘泉宮。朝已，又受賜畢，有司乃始先道單于望長安南行。未達長安間，宣帝已自甘泉還都，宿於池陽宮。宿已，迤邐望長安南行。至長平阪，此時，單于之就邸者尚在道，未達長安，故遂於長平阪迎謁見帝。雖不受單于拜見（師古曰：不拜見也），而

他蠻夷君長皆迎呼萬歲於渭橋之側也。單于自此始往長安就邸。就邸已，乃受燕饗於建章宮。而罷還，許之居於漠南，不入漠也。五原塞者，在唐為豐州也。甘泉在長安北，單于自豐州入塞，由靈鹽路先達甘泉，故其朝遂在甘泉也。如淳曰：長平，阪名也，在池陽南。上原之阪有長平觀，去長安五十里。師古曰：涇水之南即今所謂<耳圭>城阪也。再以南北方向第而求之，則自甘泉而南為池陽，池陽南原之阪是為長平阪。阪上有長平觀，在渭橋之北。故宣帝登長平阪而單于迎竭於此。及登渭橋，而蠻夷君長皆稱萬歲也。單于此朝雖在甘露年中，而其摧折震迭實屬武帝之世。凡渭上此禮，為萬世中國生氣，故詳辨而圖之。

杜縣地名圖說戶杜　杜伯國　秦杜縣　東原　下杜　杜門　杜陵　少陵宜春下苑　曲江　芙蓉園　樂遊原　秦川　樂遊苑　樂遊廟

杜縣與五代都城緊相並附，故古事著跡此地者多也。語謂「城南韋杜，去天尺五」，以其迫近帝都也。今循杜縣地望，從西及東以次言之，庶其有倫也。縣境西抵戶縣，東抵藍田，故宣帝微時上下諸陵尤愛戶杜之間。杜即杜縣也，戶即戶縣也。境之最西抵鎬，鎬之東為東杜（自鎬觀杜，則杜在鎬東），即彪池上流也。彪池之北即鎬也。《皇覽》曰：文王、周公皆葬於畢。畢，鎬東之杜縣也。鎬池之東，於唐為長安縣南（杜在縣南十五里），則周杜伯國也。秦武公滅杜，以杜國為杜縣。縣之東有原，名為東原。宣帝以為己陵，故東原之地遂為杜陵縣也。既有杜陵縣，則名稱與杜縣相混，則遂改杜縣為下杜以別之。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，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，故以杜名此，全不審也。凡世之名地而分上下者，以水之上遊、下流而言之也。中國之水，萬折必東，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。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，南山凡水皆礙東地之高而皆西向豐鎬以行，故杜陵遂為杜縣上遊，而杜縣反名下杜也。杜縣之北，即漢都城之覆盎門矣。故此門一名杜門（本是杜縣地也）。杜門即青門也，在漢都城為東面南來第一門，即邵平種瓜之地也。宣帝既建杜陵，又即縣南四十里葬許後，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（詳見少陵下）。凡宜春下苑，皆少陵地也。其地亦為曲江，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。廟至唐世跡基尚存，與唐之曲江、芙蓉園、芙蓉池皆相並也。宇文愷為隋營大興城，以京城東南地高不便，故於城之東南存一坊，穿芙蓉池以厭勝之。杜甫《樂遊原》詩曰：「公子華筵地勢高，秦川對酒平如掌。」秦川即樊川也。坐中得見秦川，則可知其高矣（《三秦記》）。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推方可圖者也。

通化門（滻阪長樂坡）

唐都城外郭東面三門，在最北者為通化門。德宗嘗禦此門親迎御書章敬寺額。裴度赴蔡州，憲宗送度於此。李晟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，以薄都城（光泰門在通化門北校萸之東門）。門東七里有長樂坡，下臨滻水，本名滻阪，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，故改阪為坡。自其北可望漢長樂宮，故名長樂坡也。

輞穀

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。王維別墅在焉。奉宋之問別圃也。==陳濤斜==
肅宗至德元年九月，上在彭原。房琯請萬人收兩京，分為三軍，南軍自宜壽入，中軍自武功入，北軍自奉天入，琯身為先鋒。十月，次便橋，中軍、北軍先遇賊，戰於陳濤斜，王師敗績。癸卯，琯以南軍戰，又不利。案陳濤斜在咸陽也。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，與李懷光會於咸陽陳濤斜者是也。未戰陳濤斜時，琯已先至便橋據要，既敗，義為中人所促，並與南軍而敗者，人事失之也。

韋曲（杜曲薛曲）

薛繪宅在勝業坊，冗弟子侄數十人同居一曲，姻黨清華，冠冕茂盛，人謂之薛曲。呂《圖》：韋曲在明德門外，韋后家在此，蓋皇子陂之西也。所謂「城南韋杜，去天尺王」者也。杜曲在啟夏門外，向西即少陵原也。杜甫詩曰：「杜曲花光濃似酒。」

坑儒穀

穀在昭應縣西南五里。衛宏曰：秦既焚書，患苦天下不從，而諸生到者拜為郎，前後七百人。乃密令種瓜於驪山坑穀中溫處，瓜實成，詔諸博士諸生說，人人不同，乃命就視之，為伏機，諸生方相難不決，因發機，從上填之以土，皆壓，終無聲。唐先名此地閔儒鄉，天寶中改為旌儒廟，廟在昭應，則以衛宏之說為信也，按《史記，始皇紀》：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，始皇聞之，使御史案問，而諸生中七百餘人悉受坑於咸陽，其地不在昭應也。昭應，渭南也；咸陽，渭北也。地望不同，豈昭應穀中七百人者自為一戮，而咸陽四百六十人者別為一戮耶？然當以秦紀為正。如議瓜之說，似太詭巧。始皇剛暴自是，其有違己非今者直自坑之，不待設詭也。

豹林穀

在長安縣，近子午穀。本朝種放隱此。